

著名作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

金太阳丛书

JINTAIYANG CONGSHU



谁在屋檐下 歌唱

SHUI ZAI WUYANXIA GECHANG

蒋 韵

JIANG YUN

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金太阳丛书

著名作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

谁在屋檐下歌唱

SHUI ZAI WUYAN

XIA GECHANG

蒋 韵

JINTAIYANG CONGSHU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PBP05/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在屋檐下歌唱/蒋韵著. —石家庄: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1998. 12

(金太阳丛书)

ISBN 7-5376-1859-3

I. 谁… II. 蒋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8735 号

选题策划: 张杏坦

主 编: 陈建功

责任编辑: 张杏坦

装帧设计: 宁成春

插 画: 朱兴华

*

金太阳丛书

谁在屋檐下歌唱

蒋 韵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7 印张 13 万字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3.30 元

ISBN 7-5376-1859-3/I·736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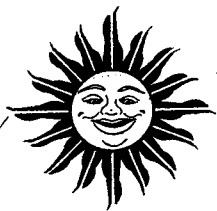
蒋韵，女，1954年3月生于山西太原，祖籍河南开封。1981年毕业于太原师专中文系，现为太原文联专业作家。



1979年开始创作，已发表长、中短篇小说及散文二百余万字，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红殇》、《栌树的囚徒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失去的游戏》、《现场逃逸》，散文集《春天看罗丹》等。曾获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、上海文学奖、山西文学奖、美文奖等，为中国作协会员，山西省作协理事，太原市作协副主席。

我不冒充是你们的朋友，可我会常常
提醒 你，我也曾经有过十四岁.....

蒋韵



序



严文井

太阳是一只每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的鸟儿。

鸟儿的翅膀呢？我怎么看不见它的翅膀？——童年时代的我曾经这样发问。

老人说，它远啊。你看远远的那鸟儿，你看得见它的翅膀吗？

它可不像鸟儿在飞！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呆着呢！——我还是不明白。

老人说，它远啊。它怎么没飞！它一天就从天东头飞到了天西头，哪只鸟儿能这么飞！

它到哪儿去喝水？到哪儿去睡觉？——我望着老人坏坏地笑。

老人说，它飞了一天了，就到一个叫汤谷的地方歇着去了；飞了一天了，身子也脏了，就到一个叫咸池的地方洗澡去了。晚上，它又到一棵很大很大的树上睡觉去了——那树叫扶桑。第二天，它就从扶桑树上飞起来。它要飞起来的时





候，翅膀就发出光来了。先染红了天边的云彩，又映红了天边的海水。它就那么把翅膀一扑扇，腾地飞起来了。它一飞起来，天下的鸟儿都啁啾欢唱，也扑扇起翅膀来……

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问题。譬如，那个汤谷，那个咸池，究竟在东边还是在西边？太阳，这只金色的鸟儿，它可是从东边飞到西边了呀，它从哪儿又绕回东边的呢？又譬如，那棵很大很大的扶桑树，它种在哪块地上？用不用浇水？用不用培土？……然而，就在老人说到那只金色的鸟儿如何抖动翅膀，放出光来的一刹那，说到它腾地飞起来的一刹那，无数的疑问似乎已经被我忘得干干净净了。是的，那只金色的鸟儿就是这样飞起来的——它抖抖翅膀，云彩红了；它抖抖翅膀，海水红了；它轻轻地舒展它的身躯，腾地跃起，确实就像鸟儿一样飞翔起来……

长大了才知道，老人的故事来自远古。

远古就有老人的故事。远古也有孩儿似的疑问。

我读过屈原的《天问》。我记得他提了一百七十多问。我觉得，他朝天发问的时候，他的心已经很老很老了，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孩提时代提出的问题一样，刨根问底，无尽无休。

我也读过屈原的《离骚》。我记得他也曾一时把所有的疑惑置之脑后。他说，漫漫长路啊，何等遥远，我将上下而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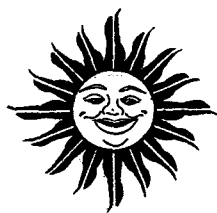


索。我要到咸池饮饮马，我要把马缰拴到扶桑树上歇歇脚，我要折一根嫩枝拦挡太阳，让我走得从容而逍遥……他的沉迷却又和我孩提时代的沉迷无异，多么美丽多么斑斓！

金色的太阳是一只天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的鸟儿，是一只自有人类以来永远引人疑问却又令人沉迷的鸟儿！

1998.3.1





第一章 无辜的雕像

一、儿子的话

看见那个塑像了。孔子。孔丘。从侧面看，比例似乎不对；从正面看，就更不对了。

有谁见过孔丘吗？没有。但我敢肯定这绝不是孔丘。这个平庸的、笑容可掬的老头儿，袖着手，驼着背，头大身子短，说他是年画上的寿星老儿倒更合适，或者，干脆就是一个心满意足、儿孙满堂、刚刚致富的乡下爷爷。

这是谁？

塑像。

废话，我问他是谁？

孔子呀。那不写着吗？

真农。

我知道就会这样。我早知道。你瞧刚走过去的那两个女孩儿，你能指望她们说出什么别的来吗？照她们的意思，那个地方应该站着刘德华或者张信哲才对。那样她们就会说，哇，帅呆了！

真蠢。真弱。她们和他们。我是说那群自以为是的大





人。我应该称呼他们什么？校友？学长？还是前辈？妈妈也跟在里面瞎起哄。这些日子电话不断，弄得家无宁日。说的都是这一回事，关于九十年校庆。聚会啦，联络人啦，送什么礼物啦等等等等，好像是在筹备自己家人的盛大婚礼或者葬礼。这倒不是我瞎说，葬礼他们也照样兴奋。嗨老张！嗨老李！你好吗？就是这样，当着死人的面，也许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沉默。

真弄不明白，一个校庆，值得这样激动不已吗？就算它创建于1906年，就算它已经拥有九十年的历史，就怎么了？关键是他们从不这样思考问题，从不。关于这座学校的历史，从进校门那天起就不断地有人在我们耳边聒噪，多么悠久啦，养育过多少志士仁人和革命家啦，培养出多少院士、学者、艺术家啦，听得不少人眼睛发蓝，从里面飞出一群群懂憬的鸽子。其实如雷贯耳的名字也就那么一个半个，客气一点儿，两三个吧。而且，别人我不敢说，至少你要是去问那个现在挺走红的著名编剧，我敢保证他准不会承认是伟大的就要九十岁的北岳中学“培养”了他的才华。

主楼里又多出一面穿衣镜，红木的大镜框，白色刻花，上面写着“恭贺母校九十华诞”八个大字，落款是“几几届校友敬贺”，全是这一套，千篇一律，喜气洋洋，这样的镜子已经是第四面了。还有巨幅墙画、大型电子钟、新砌的国旗台什么的；还有，他，孔子，孔丘，致富老农似的站在那里，怎么看都不合比例。这还罢了，要命的是他身后还刻着名字，那黑色大理石的台座后面，刻着——

张三李四。

一群小人物。



当然有她。妈妈。

好吧，就算北岳中学像他们说的那样杰出和伟大，就算九十校庆是件值得庆贺的喜事，就算是这样吧，那么，该高兴该激动该兴奋该凑热闹的应该是他们吗？

昨天一早妈妈出门的时候，含糊其辞地对我说，今天我们有事。她没有对我说她去做什么。但我知道。这不是秘密，他们在电话里讨论来讨论去已经讨论了足有一千次了。这个雕像，这个叫做孔丘孔夫子的老头儿不是秘密，但妈妈只是含糊其辞，她说：“我今天有点儿事。”她明明知道我知道，但她仍旧说：“我今天有点儿事。”然后我就听见了楼道里自行车哐里哐啷落荒而逃的声响。

不错。是落荒而逃。那一瞬间我有些难过。

她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。虽然我什么都没说。

我什么都没说。

静静地坐了一会儿。

后来我打开了录音机，就听见了那首《阿姐鼓》：“我的阿姐她从小不会说话……”这是妈妈喜欢的歌，要命的伤心和空旷。我忽然很愤怒。我“啪”的一声按下了开关，换了一盘陈百强。不为别的，只为妈妈最讨厌粤语。她在这些地方总是表现得十分激烈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只是不忍心去说破。我把录音机调到最大的音量。我让我的陈百强我的粤语肆意横行着去侵略母亲圣洁的气息。不错，此时此刻我是一个真正的侵略者。

“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，
为何我的心一片空虚……”





而现在的校园空虚着，星期天的校园，没有人。没有我们。没有我。那就让他们去吧，他们一小群人，和他们的塑像。让他们在一片空虚中一片空旷中完成他们的仪式。这大概是最寂寞的一个揭幕仪式了。不用谁告诉我，我也能想像得出那一定是寂寞和冷清的。气球啦，鲜花啦，鼓乐和放飞白鸽啦，一切都不会有。都不会有。甚至没有观众。校长一定不会出场，副校长也不会，顶多是教导主任敷衍一下。这就是现实。这就是游戏的规则。这就是真理。太阳照着他们兴高采烈的眼睛，照着他们如此寂寞空旷的壮举。这真叫人……愤怒。

当然，这关我什么事？关我屁事？哪怕他们一口气竖起十个雕像或者塑像来呢，哪怕他们把北岳中学变成一个兵马俑一号墓葬群呢，那是他们的自由，只是，只是——

干吗要刻上自己的名字？

张三李四，还有：叶丹杨。

张三是谁？李四是谁？叶丹杨是谁？

会有人这样问的。我知道会有人这样问。比如我。我会在课间操时间，或者是在体育课跑完四千五百米之后，大汗淋漓地站在他面前，我会大声说：“嗨，哪儿跑来一个老农？”我会伶牙俐齿调侃这塑像的拙劣，把他说得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。我还会学他袖手垂立的样子，百思不解地问：“他这是给谁拜年？”然后我会绕到他身后，怪声怪气地、拖腔拖调地、不怀好意地读出那些名字，张三啦，李四啦，等等等等，我会做出认真思索的神气，非常诚恳地说：

“这些伟大的人物是谁？他们都是我们北岳的骄傲吗？”

我想我会的。我会这么残忍。这么冷酷。我脸上堆起



最明媚轻松的微笑，就像一个林志颖。如果，如果这一堆名字中没有那三个字的话，我会这样的。如果没有那三个字……然而现在，轮到别人来微笑了，任何人，宋鹏、李帅、胖子马未强，还有她，那个长那么一双狐狸眼的徐北遥，任何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口吻说：

“叶丹杨？叶丹杨是谁？她是我们北岳的骄傲吗？”

她不是。当然不是。她不过是一个普通人。没什么出息。或者说根本就没出息。没有干过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不值得在我们了不起的北岳中学校史上书写一笔半笔。她不过是一个教师，小学教师，原先在厂矿子弟小学，后来到了私立学校。她应聘到私立学校是为了多挣一些钱，为我们，为我。为我能买随身听，买书和磁带，买火车头牌足球和单轮的冰鞋，她甚至还梦想为我买一台 586 电脑。为此她放弃了公职。这大概是她此生惟一的壮举。丢掉那个效益很不好根本不值得留恋的铁饭碗简直让她恐惧，七天七夜她睡不着觉，无法决断，打一场海湾战争也没这么费事。后来她到私立学校去报到的时候，我都替她难过。她这样子就像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悲壮的荆轲。

这就是叶丹杨，我的母亲。妈妈。你得承认她的名字很动听，丹杨，红色的杨树，除了在梵高的画里你到哪儿去找红色的杨树？问题就在这里，有时我真的很怀疑她是不是只应该生活在虚无的地方，比如画里、诗里什么的。那一类地方也许更适合她。她在那里尽可以身披落霞宁静地孤芳自赏，也可以像火焰般自焚和燃烧，随便怎样那都是美丽的、动人的。可问题是她回不到那里去，世界上没有一条路通往那一类地方。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，不错，可就是没有一条小径通往那里。她只能呆在这个人人都呆着





的地方，战场似的地方，生活并且养育我。在这个地方她诗情画意的名字可帮不了她的忙，丝毫的忙也帮不上。要命的是除了这个漂亮的、不同凡响的名字之外，她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别的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她才一直活得很困难很不顺心。

不错，她正是这样一个普通的、甚至卑微的人，这不是她的错。可这也决不是她的荣耀，至少不值得为此树起一个纪念碑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永远喧哗和炫耀。

我没有带早饭。老实说连昨天的晚饭也没怎么吃。妈为我做了红烧排骨，我只吃了一口，就说：“这肉臭了。”那肉当然不臭，那是妈在早市上买的新鲜肉排。我故意找别扭，就像个三四岁的小毛孩儿。然后我整晚看体育频道，看拳击赛。从次轻量级、轻量级一直看到重量级的黑色巨无霸们决出胜负生死。我把电视音量开得很大，为的是让万里之外疯狂的观众的欢呼掀掉我家屋顶。妈妈整晚保持沉默，她没像往日那样催促我回到书桌旁。她坐在我身边，一直陪我看。其实她对拳击毫无兴趣，甚至仇视它。后来我以为她睡着了。因为她头靠在沙发上并且闭上了眼睛。她闭着眼，无声无息，一直到比赛结束。我打开灯。这时我看见她脸上一片湿润。

她刚刚哭过了。

他们就是这样，我是说这些大人们。他们总能用一种方式让你感觉到压力，感觉到自己毫无道理——当然是他们的道理。这样一来道理就全在他们一边了。那一刻就是这样。我故意眺望窗外，夜空中没什么星星。对面糖酒大厦的霓虹灯一闪一闪。“糖酒”的“糖”字坏了，这一来就变成了“米酒大厦”。一明一灭的“米酒大厦”看上去很滑



稽也很孤独，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街头卖艺却无人观赏的小丑。我想我是有些过分了。整整一天，我都在憋气，而妈妈一直小心翼翼的。我说话了，我说“我困了”。我知道我的声音已经变得柔软。不过我不能再说别的，我真的不能。只要一想起他们在校园里做了什么样的蠢事我就无法心平气和。连在梦中都是这样，如果我能睡得着并且做梦的话。

我敢说这个早晨我的脸色一定很不好。我向班长请假，说我病了，不能参加晨练长跑，他居然相信了我的鬼话。我说我病了，头疼，真不是为了偷懒，我是不愿意在这个早晨又一次和他，那个倒霉的老头儿相遇，而且当着我所有同学的面。我不想听他们轻薄的废话，我知道他们有的是这样的废话要说，他们说起这样的话来简直天下无敌，就像令狐冲令狐大侠的“独孤九剑”法，谁也别想招架。

事实上这个早晨和往常一样平静，好像没有什么人在意那个雕像。也许刚才在外面他们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。嘻嘻哈哈一通品头论足，完了，谁也不再把它放在心上。简直没一个人把它放在心上。人真是冷漠。冷漠无情。不管怎么说那是很多人的一点儿心意，虽然那很愚蠢但毕竟是一点儿心意。很多人挖空思想出了这样一个愚蠢的主意：弄来这倒霉的老头儿让他备受冷落。他们干吗不像别人一样送来一面巨大的镜子？镜子这东西是会被冷落的，只要在有人的地方，镜子就决不会寂寞。其实所有的人都喜欢顾影自怜，特别是那些搔首弄姿的女生们，镜子简直就是她们的命。她们真是太爱自己了，除了自己，她们简直谁也不爱。

瞧，现在就有这样一个代表人物走上了讲台。这真是





一个不幸的早晨，凭巴乔的名义我起誓此刻我最最不想看到的人就是这个徐北遥——语文课代表。果然她一走上讲台就宣布收语文作业本，可我压根儿就没写。昨天我简直仇恨所有的功课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但是谁听你讲这样的道理？大人们心情不好，可以乱发脾气，可以关上房门睡觉，还可以乱砸东西，这仅仅是大人们的特权和专利。轮到我們，如果你没完成作业并且承认是因为心情的缘故，你想想那会是怎样一种景观？

这世界从来就不公平！从来如此。

我感觉到一片阴影。可我没抬头。我知道是她。除了她这世界上没别人会像个鬼魂似的突然浮现，简直没一点儿声息。与此同时我闻到了一股香气，一种非常奇怪的香味。鬼知道是什么香，也许是种巫术，悄悄弥漫而来，像捕鸟的网一样罩住了我。

“你的本呢？”徐北遥说，“就短你的了。”

我常常奇怪，人怎么会长一双狐狸的眼睛。现在这眼睛冷冷地、居高临下地望着我，明镜高悬似的。说实话我讨厌任何意义上的居高临下，还有那香气，它们从她的头发里蒸发出来，在发梢上凝结成一层紫雾。真是妖气重重。我敢说她上辈子准是个女巫一类的人物，要不就是个动物。

“就短你的了。”她毫不留情地强调。

这就是她一贯的作风，穷追猛打，好像你是一个落水狗。我冷冷望着她，我说：“喊什么喊？我丢了。”

“丢了？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废话，真弱！”我说，“你不懂汉语吗？你是葡萄牙人？”

我听到了笑声。是旁边的李帅、马未强，还有卫佳他

